

# 康洪雷喜剧手法演绎悲情



《二炮手》是由康洪雷执导，肖锚编剧，孙红雷、海清和孙茜等主演的热播剧。

该剧讲述了山民贼九在整个部落被日军射杀之后，做为唯一的幸存者凭借自己的射击天赋与日军专业狙击手展开殊死较量，并在加入八路军之后从只为报私仇成长为保家卫国的真正的革命战士的故事。

孙红雷饰演的贼九土匪出身，叫二炮手，但这与坦克兵里的二炮手风马牛不相及。结合他师承的匪首谢老凿大炮头的名号，以及师徒二人神枪手的绝技，这二炮手应该是打黑枪的引申，想必是个土匪黑话。后来贼九南下关内，被八路抓了壮丁，与八路首长照面时，两人打着江湖手势，说着东北的黑话，也

印证了这点。《二炮手》里这支弱势的八路军部队，从口音到台词有很多东北元素，满满当当的大碴子味，与黑话横陈的徐克电影《智取威虎山》相映成趣。

作为康洪雷的手笔，《二炮手》话痨是必须的，但与《我的团长我的团》的信息密度相比，要松快不少，也显得舒展流畅。故事本是

个悲情的底子，却被康洪雷演绎成了一出活脱脱的喜剧，段子式的对话方式，迎合的是网络时代的情趣。人物看似一脸泥垢，像一块块永远扶不上墙的土疙瘩，说起话来插科打诨抖机灵，没个正型，而关键时刻，却总能戳中官官的软肋。这一招可谓贴地飞行，要的就是接地气。

典型人物是康洪雷的杀招，《士兵突击》里是许三多，《二炮手》中是贼九。与许三多的养成记不同，贼九是扁平的，一亮相就已经是个二炮手，属于体制外高手。如何抢人与忽悠他入八路的道，是前半程故事的课题使命。好不容易把人留下来了，这家伙又惦记起了人家小寡妇，加上关外旧情人及其国军长官未婚夫的三角纠葛，这当然是角色的情趣。

望长城内外，贼九这一人物非孙红雷莫属。一来东北话本就是孙红雷的母语，二来匪气更与他浑然天成。贼九属于蔫儿狼，平时不显山露水，看似吊儿郎当，其实无时无刻不审时度势，保持高度警惕，且身上有着一股隐蔽的阴风。在这方面，国军和八路一开始都蒙在鼓里，只有在这方面训练有素的日军一开始就视他为宿敌。这种阴人一旦发威就搂不住了，就像《决战中的较量》里的瓦西里。

和孙红雷浑然天成的匪气不同，女主角李娴淑身上的大碴子味是海清为《二炮手》专修的。还好，生于南京的她向来不是吴侬软语的主，虽说口音并非无可挑剔，但她抖落的东北大姐的劲儿足以迷倒众生。

贼九说白了就是个狙击手，可聪明的康洪雷偏不这么说，以二炮手和打黑枪代之。这样一来，不仅避免了与苏联英雄瓦西里的正面交锋，与《我的兄弟叫顺溜》等国产狙击英雄的比照也可擦肩而过。

作为抗日剧大家庭的一分子，《二炮手》处处彰显与众不同，寻求创意与突破。它将悲剧当作喜剧来拍，把关外东北文化移驾关内，枪战对决还糅进现代跑酷元素。它始终没有高喊抗战打鬼子的口号，而是以人物情感与命运为代入，追求的是战争中小人物的情怀。所以，在众多饲料催肥的抗战剧里，《二炮手》是只三黄鸡，吃的是五谷杂粮，肉质相当筋道。

(曾念群)

## ·传记·连载

### 云来云去

(1)

■文/林青霞

#### 白先勇：林青霞是一则神话

林青霞的名字取得好，青霞两个字再恰当不过，不容更改。青色是春色，象征青春，而且是永远的。霞是天上的云彩，是天颜，不属人间。林青霞是台湾制造出来的一则神话，这则神话在华人世界里闪耀了数十年，从未褪色。

我第一次看到林青霞的电影，是1977年李翰祥导的那部《金玉良缘红楼梦》，她的第一部电影《窗外》，倒是后来在美国看到的。我自己是红迷，林青霞反串贾宝玉，令人好奇。说也奇怪，这些年来，前前后后，从电影、电视、各类戏剧中，真还看过不少男男女女的贾宝玉，怎么比来比去，还是林青霞的贾宝玉最接近《红楼梦》里的神瑛侍者怡红公子。

林青霞在她的一篇文章《我也梦红楼》中提到她与《红楼梦》的缘分，觉得自己前世就是青埂峰下那块大顽石。《红楼梦》写的是顽石历劫，神瑛侍者下凡投胎，是位谪仙，所以宝玉身上自有一股灵气，不同凡人。林青霞反串贾宝玉，也有一股谪仙的灵气，所以她不必演，本身就是个宝玉。这是别人拼命摹仿，而达不到的。

1987年，隔了39年，我重回上海，上影厂的导演谢晋来找我商谈改编我的小说拍成电影的事，谢晋是当时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他的《芙蓉镇》刚上演，震动全国。谢晋偏偏选中了《谪仙记》，这多少出我意料之外，这篇小说以美国及意大利为背景，外景不容易拍摄，谢晋不畏艰难，坚持要拍这个故事，因为他看中了故事中那位孤标傲世、倾倒众生的女主角李彤，他欣赏她那颗心比天高、不向世俗妥协的个性，也是一位在人间无处容身的谪仙，最后自沉于海，悲剧收场。

这样一位头角峥嵘、光芒四射的角

色，哪位女明星能演呢？谢晋跟我不约而同都想到：林青霞，就是她。我们认为林青霞可以把李彤那一身傲气、贵气演得淋漓尽致。林青霞有那个派头。谢晋去接触林青霞，据说她已有允意，而且还飞到上海去试过镜，但那时台湾对大陆刚开放，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林青霞大概在诸多考虑之下，到底没接下这部片子。

《谪仙记》后来改名为《最后的贵族》，李彤一角，落到潘虹身上，男主角是濮存昕。摄影组到纽约拍摄，拍到酒吧中李彤买醉那一场，林青霞突然出现，到现场探班。据武珍年的记载，林青霞“穿着黑色的上衣、裙子，黑色的大笔，飘逸地走到了我们大家面前”，她拥抱了潘虹，而且又“握住谢晋导演的手久久不放”，林青霞是在祝福潘虹，向谢晋致歉。林青霞大气，有风度。

潘虹是个好演员，最后李彤在威尼斯自沉的那场演得很深刻。但我常常在想，如果换成林青霞，蹒跚独行在威尼斯的海边，夕阳影里，凉风习习，绝代佳人，一步一步走向那无垠的大海，那将是一个多么凄美动人的镜头。

其实我在八十年代初就跟林青霞会过面，(19)82年我的舞台剧《游园惊梦》在台北上演，轰动一时，制作单位新象的负责人许博允想接着把《永远的尹雪艳》也搬上舞台。他把林青霞约在一位朋友家里，大家相聚。

尹雪艳是另一个遗世独立的冰雪美人，许博允大概认为林青霞就是永远的尹雪艳吧，那时林青霞红遍了半边天，可能头一次见面，有几分矜持，坐在那里，不多言语，一股冷艳逼人。后来跟青霞熟了，才发觉原来她本人一点也不“冷”，是个极温馨体贴的可人儿。

明日关注：《窗内窗外》是本“青霞心语”

## ·小说·连载

### 别对我撒谎

(11)

■文/莉安·莫里亚提

#### 修女葬礼上的幻想

厄休拉修女的葬礼上，塞西莉亚满脑子想的都是房事。

塞西莉亚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性生活出现了问题是在去年圣诞节。她和丈夫总不能同一时间躺在床上。日子一天天过去，塞西莉亚时不时在心中感叹：“天哪，已经六个月了。”感叹完又很快把这事忘记。

鲍·约翰有时怪得很。

鲍·约翰去年开始涉足赛艇运动。他爱死了这项运动，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划个痛快。可是有一天，他却突然毫无缘由地离开了快艇队。塞西莉亚一遍遍追问原因，他却回答：“我不想聊这个，让我安静一会儿。”

塞西莉亚没将这事放在心上。在她看来，任何男人都有让人感到费解的时候。

六个月也没那么长，不是吗？对于一对中年夫妻来说绝不算长。潘妮·马罗妮说自己一年能有一次就算幸运了。

可是，塞西莉亚最近就像个青春期的男孩，总是时不时地想到床事。

塞西莉亚闭上眼睛，想把可怕的画面从脑子里甩出去。

乔神父发言完毕。教堂内三三两两的人纷纷起立，为逝者唱最后的赞美诗。

昨天塞西莉亚出门买菜时，一个卡车司机还挑逗地对她吹了声口哨。这口哨一定是对她吹的。塞西莉亚还四下张望，确认视线内没有比自己年轻漂亮的女人。而在此前一周和女儿们经过商场时，不知从何处传来让人不悦的口哨声。伊莎贝尔长大了，让人目光流连的不再只有她的母亲。

“终究要开始了。”塞西莉亚哀伤地感叹道。她真想给伊莎贝尔一面防暴警察们用的护盾，以此阻挡那些男人的目光。塞西莉亚并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件大事，却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没有权利让你觉得不舒服，只要你忽略他们就好。有一天当你四十岁了，再没男人会

偷偷瞥你，那时你没准会怀念被偷偷留恋的目光，那时，即便一个人对你吹口哨，哪怕他是一个卡车司机，你也会偷偷地想：“真的吗？这口哨是对我吹的？”多么可悲的兴奋！塞西莉亚完全不担心鲍·约翰有外遇。这事绝无可能，毋庸置疑。他哪有时间外遇？能在什么时候见情人？话说回来，鲍·约翰的确有些出差的机会。他可以选择出差时与情人相见。

周五鲍·约翰从芝加哥返家后，他们一定要夜夜交欢，一定要找回他们的性生活。那一定会很棒。他们在床上一向配合默契。那封信和外遇绝没有关系。塞西莉亚甚至没再想过那封信，她大可安枕无忧。昨晚有一瞬间，塞西莉亚觉得丈夫在说谎，可这不过是无缘由的焦虑。昨夜的局促感是所有越洋电话都有的正常反应。越洋电话总会让人感觉不自然。两人各站在世界的一端，所处的甚至不是同一天，电话里的声音总无法和谐起来。

就算把信打开也找不出什么让人震惊的秘密，比如他在外面还有个家。鲍·约翰可没能力处理好重婚这么复杂的问题。他一定会露出马脚，要么走错家门，要么叫错名字。他那么丢三落四，连一点财物都保管不住。

除非……鲍·约翰这让人无语的糊涂正是他掩盖秘密的遮羞布。

也许他曾是同性恋，而这正是他拒绝房事的原因。如果真是如此，他的演技倒不错。塞西莉亚想起他们一天行房三四次的过去。如果只是为了假装异性恋，他大可不必那么勤快。

没错，他有可能是同性恋。

圣诗吟诵完了，厄休拉修女的棺木被抬出教堂。人们纷纷开始收拾手袋和衣物。任务已经完成了，大伙儿又要回到各自忙碌的生活中。看在老天的份儿上，她的丈夫才不是同性恋！塞西莉亚已经答应过丈夫不会把信打开。她一定会遵守。

明日关注：苔丝遇见塞西莉亚